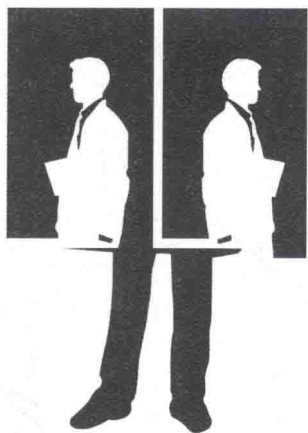




村上春树 翻译家

田建国
著

小说家 VS 翻译家：双面村上春树
翻译家 + 小说家：一体村上春树

走近村上春树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观赏村上与塞林格、卡波蒂、菲茨杰拉德、卡佛的文字周旋

上海译文出版社

翻译家

村上春树

田建国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引子

上部 理论篇

7 一 翻译的动机

14 二 创作与翻译

42 三 原文本

46 四 译者与翻译

66 五 译文本

70 六 转译和复译

中部 实践篇

79 一 村上与柴田元幸的合作

84 二 村上作品的英译者和英译本

86 三 村上翻译美国文学

90 四 村上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

136 五 村上翻译卡佛

下部 “Collectors” 诸文本的对比阅读与点评

159 一 作品 “Collectors”

159 二 读者村上与译者村上、阅读与翻译、原著与译作

162 三 村上日译文本与柴田日译文本

164 四 几点说明

165 五 对比阅读与点评

247 结束语

251 主要参考资料和引用资料

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1949年1月12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市，1975年3月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戏剧系，1979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他写小说，也写诗歌、散文、随笔。他不仅高产，著作等身，而且名著迭出，精品不断，是一个获奖大户。

迄今为止，村上已经斩获群像新人文学奖（1979）、野间文艺新人奖（1982）、谷崎润一郎奖（1985）、新风奖（1998、2009）、读卖文学奖（1996）、桑原武夫学艺奖（1999）、捷克法兰兹·卡夫卡奖（2006）、法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世界幻想文学大奖（2006）、朝日奖（文学，2006）、早稻田大学坪内逍遥大奖（2007）、巴克利日本奖（2008）、耶路撒冷文学奖（2009）、每日出版文化奖（2009）、西班牙艺术文学勋章（2009）、西班牙卡塔龙尼亚国际奖（2011）、小林秀雄奖（2012），以及桐山环太平洋图书奖、芥川奖（候补）等多个日本及海外文学奖项，并连续多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甚至是第一候选人。

村上春树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舞台剧、电视剧和电影等，大量作品被翻译成世界多种语言。几乎他所有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都有译本，有的还有不止一种，且发行量巨大。他的作品，如《且听风吟》（1979）、《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1）、《寻羊冒险记》（1982）、《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85）、《挪威的森林》（1987）、《舞！舞！舞！》（1988）、《发条岛年代记》（1994、1995）、《海边的卡夫卡》（2002）、

《东京奇谭集》(2005)、《1Q84》(2009、2010)等,颇受广大中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在中国读书界享有盛誉。在中国,甚至有相对固定的从事村上作品汉译的翻译家,其作品的价值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村上春树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

村上春树还是一位造诣精深、理论水平颇高、实践能力很强、翻译成就斐然的了不起的翻译家,这一点恐怕他的中国“粉丝”和广大读者就知之不多了。事实上,在日本,村上春树同时还是一位名气很大的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翻译家。他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交流活动都很活跃,曾把卡佛、菲茨杰拉德、卡波蒂、钱德勒等重要作家的许多名著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他甚至翻译出版了卡佛全集,影响很大。

本书作为一本普及性大众读物,撰写的目的是尽量全面地、多方位多层次地叙述和介绍村上春树的翻译观、翻译实践及经验,并对他的翻译名篇之一——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Collectors”的部分日译文本进行点评,力争建立起村上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立体造像,以拓展和加深读者对他的全面了解和认知。

村上春树首先是一位卓越的作家,其次才是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撇开他的文学创作去谈论他的文学翻译,议论则不能深刻、透彻,更谈不上合理和系统。他在文学翻译上有相对稳定的合作者和合作团队,为他做校对等工作,撇开这些合作者去谈论他的文学翻译,则做不到全面、准确。但本书目的既不是介绍他的文学创作,也不是介绍他的文学翻译合作者,不能喧宾夺主:这是一个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笔者采用了对比的方法来叙述村上春树的文

学翻译。本书首先对比村上文学创作与他自己的文学翻译，其次对比村上与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主要合作者柴田元幸^①，最后对比村上 and 柴田分别翻译的“Collectors”日文译本的部分译文。笔者的想法是，在比较中观察和了解村上春树的翻译观、翻译实践及经验，进而认识村上春树文学翻译的方法论、风格论和译文特点。

本书介绍的是村上春树的翻译观、翻译实践和经验，最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他本人的叙述和译品。但他不是翻译研究家，没有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论文及专著等现成资料可资参考。公开发表的只有一些他在讲座、研讨会、课堂、交流会、接受采访等场合与合作者和采访者深入谈论文学翻译的对话集和他的译作及译作序跋。笔者只好把这些系统性不强、有些内容和说法甚至自相矛盾的材料拿来参考。这让笔者在撰写本书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笔者采用了引用（包括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编译、译述、转述、归纳整理、夹叙夹议、点评等方式编写本书。

需要声明的是，书中除了笔者的夹叙夹议、点评和注有“笔者认为”等明显标识之处外，主要观点均来自本书所附参考书中村上春树本人的叙述、其合作者的叙述、村上与合作者的对话、其他人的相关叙述等。为阅读方便和避免繁琐起见，书中不逐一注明出处。

^① 柴田元幸，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著名翻译家，村上春树的文学翻译合作者。

上部 理 / 论 / 篇 /

一 翻译的动机

天上有一位“翻译之神”总在守望着我，让我感到一种天然的温馨。

——村上春树

“我喜欢翻译！”

很多人都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村上的本职是一位小说家，而且相当繁忙，为什么还会如此热衷于翻译呢？”

村上春树本人也常常对自己为什么会惜时如金地全身心投入翻译感到不可思议。他不无骄傲地认为：尽管有很多人从专业翻译家“变身”成为作家，却没有一个现役作家能做到像他这样大量地从事翻译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一样存在。尽管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也有很多人兼做翻译工作，但创作和翻译的比例也不可与村上同日而语。

村上觉得，翻译于他全然不是痛苦，即使没有人约稿，他也会情不自禁地动手翻译。当问到你为什么翻译的时候内心会变得充满活力，他的回答是：书桌的左手边放着自己中意的英文原文本，自己动

手进行逐译，在右手边的白纸上将其置换为日译文本，这时，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种特别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从其他任何行为中都无法获得的。

村上为什么会对翻译如此热心呢？他的回答简单明了：“我喜欢翻译！”

按村上的说法，连他本人也对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酷爱翻译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重要的是搞翻译很享受，这并不是所谓“翻译道”之类的说教。因为翻译既辛苦又枯燥，如果没有爱好是绝对做不成的。爱好可以使苦役不再痛苦。

当然，翻译绝不简单，既麻烦，又费时，还得承担很大责任，却得不到多高的经济报酬。村上坦言，如果写写随笔，写写短篇小说，经济效益会远远高于翻译。我们来看一段村上与别人的对话：

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搞翻译呢？”

答：“因为想搞翻译。”

问：“为什么想搞翻译？”

答：“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然追求。”

问：“为什么会有这种追求呢？”

答：“这倒很难回答。”

村上认为，自己喜欢好文章，总希望沉浸在好文章里，那是一种享受。如果是翻译，就不光有沉浸其中的享受。把好文章译成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更是一种愉悦。他说，读者热心地阅读译本，是译者的一种“冥福”（福分）。

“翻译即爱”

村上的文学翻译合作者柴田元幸说，“翻译即爱”。

当然，翻译时只把诚意投向原著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译文的读者。所以，译者在中间，一头是原文本，另一头是译文本，译者要把自己的爱分配给左右两个“女性”。译者的“爱”总是这样不专一，简直是不纯洁。这是一种复杂的“爱”。

在柴田看来，翻译的东西有读者，译者才会感到愉悦，否则就像无人食用还要拼命做菜一样，让人感到空虚。能获得读者的好评是对译者极大的鼓励。读者认为译者给这个世界，退一步说，给译本的读者带来了愉悦而不是不快，这对译者具有重大意义。这样一来，译者就能在翻译过程中感受到为译文读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愉悦。这种情况无论是搞翻译、当老师、写随笔都一样，尽管并非本人有意为之，但从结果上看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不过，村上的想法则有所不同。村上在写小说前总会一边干些其他事情一边凭兴趣翻译一点东西，比如翻译一些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这既非为写小说找背景，也非热身助跑，却能让村上自己感到快乐。他根本没有打算把这些译作拿去发表，也从未示人，有的译稿甚至已经不知去向。

在村上看来，柴田的自我表现欲比其本人想象的要强，下意识地喜爱自己的潜在人格。不管柴田能不能写小说，至少在翻译阶段，这种自我表现做得非常有效，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有效。在柴田的译作

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翻译的自我”。

想译与不想译

当然，对村上而言，外国的小说也有他想译和不想译的区分。这倒不是因为作品本身的优与劣和他对作品的好与恶，而是要看他能否与作品发生关联。此外，还有气味相投的问题。村上认为，即使是一部优秀小说，自己也可能不愿意或没能力翻译。这种情况也很多。换句话说，是他喜欢的作家，他就容易很好地进入作家的内心世界。

村上认为，自己能否通过翻译学到东西，也是他作为作家选择翻译对象的一个重大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如果目标方向与他想学习的东西不一致，即使是他喜欢、尊敬的作家和作品，他也不会去翻译。村上说，他不喜欢翻译水平低于自己小说的作品。

总之，翻译对村上具有重要意义，他能从翻译中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因而翻译是一种深邃而充满愉悦的工作。

这也是作为作家的村上与并非作家的柴田从事翻译的不同之处。柴田认为，翻译基本上属于服务业，自己作为职业译者只是想将原语的信息通过译语高效地传达出去，并没有像村上那样还想从翻译中学到什么。至于为什么自己会从翻译中获得快感，柴田与村上一样说不清楚。柴田说，其中大约一半的缘故是因为翻译优秀小说时会产生“我即作者”的错觉。

两种搞翻译的人

村上说，一般有两种人会去翻译，一种人是喜欢文学作品而想翻译，另一种人是喜欢且擅长外语，想做与外语有关的工作而去翻译。他认为自己属于前者。

村上从事翻译工作已经三十多年了，却从来没有正式学习过翻译，甚至没有正式学习过英语。

村上喜欢读小说，自高中起就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不过读得很粗，只是贪婪地读，抓到什么读什么，从头读到尾。但高中时他的英语成绩并不好，原因是他所谓的学习是只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上的是早稻田大学，学的是戏剧专业，一心只想拍电影，学得很专心，哪儿都不去，净泡电影院。那时，学校教授很不喜欢美国著名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却让学生阅读了一年左右他的作品，而且每个星期都要说威廉斯的坏话，不是说他只是二流写手，就是说他戏剧的内容不行、情节不好，甚至说人物名字起得不好……村上本来很喜欢威廉斯，一年以后也变得不再喜欢他了。所以，村上对大学的课程没有什么好印象。那时的戏剧专业学的更多的是法国和德国的戏剧，英语课程很少，根本没有专门去学什么英语。

大学还没毕业，村上就结了婚，还开了店，每天晚上忙活店里的事情，越发无暇顾及学习英语了。

要问村上为什么会搞起翻译来，他的回答是因为喜欢翻译，想看看读了英语小说后将其翻译成日语会是什么样子。于是从开店的时候起，他就在家里找时间，左手边摆上一本横排版英文书，右手边摆上

一本笔记本，一点点翻译起自己喜欢的英文小说。

村上说他天生喜欢翻译。尽管他三十岁的时候成了一名作家，他却一直自称搞翻译比写小说快乐。他甚至说，他在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时最高兴的，就是以后可以随心所欲地搞翻译了。于是他很快开始翻译起菲茨杰拉德来。

村上喜欢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但日本当时却鲜有译本。他最早想自己翻译的就是菲茨杰拉德。在这个意义上，村上翻译的目的意识是很清楚的。所以，他最害怕有人问他类似“有一定英文水平，想搞点翻译，但翻译什么，又如何翻译”这样的问题。因为各人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这种问题无法回答。

对外国文学作品，村上没有读读了事，而是延伸到了翻译。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导致他这样做的是他的想法。他想靠自己的力量解构和重构英语原文本，搞清楚如何才能用日文写出如此漂亮的文章，看是否能够通过把英文原文置换成日文摸索出什么奥秘。有很多事情不亲自动手实际去做，就无法了解，无法掌握。

其实，村上在高中时就对翻译感兴趣。为了高考应试，他把参考书里卡波蒂的《无头鹰》译成了日文。作品写得太好，他被彻底感动，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感动上，而是想通过把作品翻译成日文而使自己也能作为主体参与到作品当中去。

无论是卡波蒂还是菲茨杰拉德，他们的文笔都非常精致、幽默而富于感情，文风扎实。通过自己的手把他们的作品翻译成日文，村上感受到了心灵洗礼般的愉悦。

所以，虽然村上当时也阅读了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却没有自己动手去翻译的想法。他说，自己对解明更复杂更精致的文章有浓厚的

兴趣。那时他还没有自己写作的心思，创作的念头是很久以后才萌生的。面对美文，他心情惶恐，顾虑很多，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自己写作，他感觉自己根本写不出如此文章。

当时，村上有强烈的愿望，想以某种形式与这些卓越的文章发生联系，不是作为创作主体，而是作为关联者，开始了孜孜不倦的翻译。但他并没有想过要当翻译家，也不认为自己能当翻译家，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翻译。在想当作家之前，村上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翻译当作兴趣或生活的一部分。

村上对自己的语言能力完全没有自信。他说，按学院派的标准，自己的语言能力是缺失的。不过他认为，翻译过程中涉及很多技术性的问题，长期坚持翻译，语言能力会逐渐长进。然而，小说的感觉、对故事的理解力却不是靠翻译就能提高的，这些东西一定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语言能力多少有点问题，因为喜欢小说而搞翻译的人发展成为翻译家的可能性更大。语言可以让别人校改，对作品的爱却是别人无法替代的。